



火与剑 (下)

OGNIEM I MIECZEM

[波兰]亨·显克维奇 著 林洪亮 译
译林出版社



火与剑 (下)

[波兰]亨利显克维奇 著 林洪亮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火与剑／(波)显克维奇(Sienkiewicz, H.)著;林洪亮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1
(译林经典)
书名原文:Ogniem i Mieczem
ISBN 7-80657-675-4

I. 火... II. ①显... ②林... III. 长篇小说-波兰-近代
IV. 1513.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18100号

书 名	火 与 剑
作 者	[波兰]亨·显克维奇
译 者	林洪亮
责任编辑	薛 飞
原文出版	Ossolineum, 1990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32.75
插 页	9
字 数	778千
版 次	2004年11月第1版 200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675-4/I·515
定 价	(精装本)上、下册47.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第 一 章

一个晴朗的晚上，有一队由十多人组成的队伍，正沿着瓦拉登卡河右岸，朝德涅斯特河方向缓慢行进。

他们走得非常缓慢，几乎是脚踏着脚地移动着。走在前面的，有两个骑者并辔而行，他们跟其他人相距数十步远，像是打前哨的。但是，很显然，他们并没有担任前哨或者警戒的职责，因为整个时间他们都是在闲聊，并没有去注意周围的环境。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便勒住坐骑，回头打量着后面的人马，其中的一人便会喊道：

“你们走慢点！走慢点！”

后边的队伍走得更慢了，几乎是踏步不前地在移动。

这支人马终于从一座山丘的隐蔽处走了出来，进入洒满月光的开阔地带。此时我们才弄明白，为何他们要走得如此缓慢，如此谨慎小心了。原来在这支队伍的中间，有两匹并行的马，拉着一个吊在马鞍上的兜篮，兜篮里像是躺着一个人。

皎洁的银色月光把此人的苍白面孔和紧闭的双眼照得清晰可见。

兜篮后面，跟着十名骑马的武装人员。仅从他们的矛尖上没有挂旗就可以认出，他们是一伙哥萨克。他们中有的牵着马，有的径自骑着马行进。尽管走在前面的两个人对周围的动静毫不留意，但后边的这群人却不停地东张西望，显得有些胆怯，神色惊恐不安。

其实，这一带完全是一片荒原。

四周沉寂，只有马蹄声和为首的那个骑者时时发出的告诫声才打破了这里的寂静。

“慢点！小心！”他总是这样告诫着。

随后这个人才转身对他的同伴问道：

“霍尔佩娜，还很远吗？”

这个被称做霍尔佩娜的同伴，其实是个装扮成哥萨克的身高体壮的姑娘，她抬头望了望繁星密布的天空，说道：

“不远了。午夜前准能赶到，我们只要穿过鬼子坟、鞑鞑谷，就能进入魔鬼谷了。啊哟，要是过了午夜，鸡叫了，我们才赶到魔鬼谷，那可就要糟了。我倒不怕，你们可就要糟了！”

头一个骑者耸了耸肩膀，说道：

“我知道，魔鬼和你是亲兄弟，不过，对付魔鬼我有办法。”

“魔鬼不魔鬼的是一码事，但要对付它就难办了。”霍尔佩娜答道，“我的雄鹰，你就是找遍全世界也找不出比这更好的地方来藏公爵小姐了。午夜过后，谁也进不了魔鬼谷，除非和我一起走。至今还没有一个活人的脚踏进过这深谷。谁要想找我占卦算命，就得在谷口等着，直到我出去接他。不过你用不着害怕，无论是波兰佬，还是鞑鞑鬼子，都到不了那里。谁也去不了那里，魔鬼谷真是会把人吓死的。你不信，马上就会看到。”

“随它把人吓死好了，我对你说，我可不在乎，我想进去多少次就能来多少次。”

“只要你白天来就行了！”

“我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如果有什么魔鬼挡道，我就会把它的角扭下。”

“啊呀呀！包洪呀包洪！”

“嘿，东楚夫娜！东楚夫娜！你用不着为我担心。魔鬼会不会抓走我，这跟你不相干。但我要告诉你，如果你乐意，你尽可以去

和那些魔鬼打交道,只要它们不伤害公爵小姐就行。因为一旦她受到了什么伤害,有个三长两短的,到时候你就别怪我了,无论是魔鬼,还是什么妖怪都休想让你逃脱我的手心。”

“我才不怕哩!有一次,我和我兄弟住在顿河边,有人把我沉到了水底;还有一次,那是在扬波尔的时候,有个理发师把我的头发剃光了,可我什么事也没有,我还是我。眼下可是另一回事,我是出于友情才替你看护她的,任何鬼怪都休想动她一根毫毛。在我这里,她会很安全的,任何男人都别想接近她。她也不可能再给你溜走了。”

“可是,你这只猫头鹰,既然这样说,那你为什么在给我算卦时,说的总是凶卦,总是在我耳边叨叨!波兰佬和她在一起!波兰佬和她在一起!”

“那不是我说的,而是精灵说的。不过事情是会变化的,明天我到水磨轮边的水面上再给你算上一卦。水面上什么都能看得清楚,不过要看得久一点才行。就连你自己也能看清楚。就怕你这条疯狗,一听到人跟你说真话,你就暴跳如雷,抓起棍棒就把人打得死去活来……”

谈话停住了,只能听见马蹄践踏石路的嗒嗒声和从河边传来的像是蟋蟀的鸣叫声。

尽管在夜里,这声音听起来很让人害怕。但包洪对它毫不在意。他抬头望着月亮,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才说道:

“霍尔佩娜!”

“什么事?”

“你是女巫,你应该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一种草药,只要一喝了它,就会爱上某一个人,这草药是不是叫爱情草!”

“是叫爱情草!不过它对你的不幸毫无用处。如果公爵小姐没有爱过任何人,你给她喝保准会爱上你。如果她爱上了别人,你知道,结果会是怎么样?”

“怎么样？”

“她就会更爱那个人。”

“那就让你的爱情草见鬼去吧！你只会替人预卜凶相，就是不会出主意帮人逢凶化吉！”

“你给我听好，我还知道别的草药。那是一种长在地里的草根，谁若是喝了它，就能两天两夜睡得像木头似的，人事不知。我把这种草药给你，你就可……”

哥萨克在马鞍上跳了起来，然后用他那对在黑暗中炯炯发亮的眼睛盯着女巫，说道：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你就生米煮成熟饭了！”说了这句话，女巫就像牝马嘶鸣那样，爆发出一阵大笑。

这笑声在这悬崖峭壁的深谷里，激起阵阵不祥的回声。

“母狗！”哥萨克头目骂道。

然后他眼里的亮光渐渐熄灭，重又陷入了沉思。后来他又自言自语地说道：

“不，不行！我们夺下巴尔城时，我最先做的，就是跑到修道院去保护她，免得她遭到酒鬼们的糟蹋。谁若是敢动她一下，我就要扭断他的脑袋。可她还是给自己来了一刀，至今还昏迷不醒，人事不知。我要是用指头去碰她一下，保不准她又要上吊自尽了，或者跳进河里溺死，要不就再捅自己一刀。我这个倒霉鬼可看不住她的！”

“你的秉性像个波兰佬，而不是哥萨克，既然你不愿按照我们哥萨克方式去制服这个姑娘。……”

“我要是个波兰佬就好了！”包洪大声嚷道，“我要是个波兰佬就好了！”

他用双手抓住帽子，一阵深沉的痛苦把他攫住了。

“那个波兰女人真把你的心窍给迷住了。”霍尔佩娜嘟哝了

一句。

“哎，她真是把我给迷住了。”包洪伤心地说道，“但愿第一颗子弹就把我打中，但愿在刑柱上结束我的这条狗命。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想要这个姑娘，可她却不想要我！”

“蠢货，傻瓜！”霍尔佩娜愤然嚷道，“那你快去占有她呀！”

“放你的狗屁！”包洪声色俱厉地嚷道，“如果她自杀死了，我会怎么办？我会先把你撕成碎片，然后再结果我自己。我会把脑袋去撞石头，我会像条疯狗那样见人就咬。我凭我的哥萨克荣誉起誓，我会把我的心整个都献给她。只要能和她一起远走高飞，我宁愿抛弃我的团队。哪怕要逃到雅霍尔利克，逃到天涯海角，我也心甘情愿，只要能和她活在一起，死在一起……可你瞧，她都干了什么呀？她给自己捅了一刀，她是因为谁才这样做的，是因为我呀！她竟给自己捅了一刀！你听见了没有？”

“她不会有事的，你放心，她死不了！”

“她要是死了，我就把你钉在门板上让你抵命！”

“你呀！光来咋呼我，对她，你一点能耐都没有！”

“是的，我没有，没有！我宁愿那刀捅在我身上，宁愿她把我杀死，反倒要痛快些。”

“这波兰姑娘是个傻妞！她真该对你温存点儿，爱上你的，即使她打着灯笼去找，也找不到比你更好的人了！”

“你就想法让她对我好一些。如果你办到了，我会赏你一罐子金币，再加上一罐珍珠。我们在巴尔城夺得的战利品很不少，就是在那之前我也捞到了不少的财宝。”

“你如今富比雅内梅了，也和他一样有名。就连克齐沃诺斯也怕你三分。”

哥萨克摇了摇头。

“这对我又有什么用呢？我的心都快碎了。”^①”

两人又沉默不语了。河岸越来越开阔，越来越荒凉。银色月光照在树木和岩石上，映现出种种奇异的景象，真是变幻万千，令人惊叹不已。霍尔佩娜终于又开口说道：

“这儿就是鬼子坟，我们得一起走。”

“为什么？”

“这儿不好走。”

他们勒住马，等了一会儿，后面的队伍赶了上来，跟他们会齐了。

包洪立在马鞍上，朝兜篮望了一望，问道：

“她睡着了？”一个年纪大的哥萨克答道，“她睡得很甜美，像个孩子那样。”

“是我给她吃了安眠药。”女巫说道。

“慢点！小心点！”包洪说道，眼睛一直盯着那个熟睡的人。“你们别把她惊醒了，月光直照在她的小脸上，我亲爱的姑娘。”^②

“月光静悄悄的，不会把她惊醒！”一个哥萨克说道。

一队人又朝前走去。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鬼子坟。这是一座紧靠河边的小山丘，山丘不高，椭圆形状，有如一面覆盖地面的盾牌。月光如洗，把布满整个山丘的白色岩石照得轮廓格外分明。有的岩石是单独峙立着，有的岩石堆成堆，像是什么建筑物留下的残迹，好像是城堡的残垣断壁，或是教堂的废墟。有些地方，各式各样的石板矗立着，一端埋在地里，活像墓地的一座座墓碑。整个山丘倒像是一座巨大的废墟。也许在很久很久以前，甚至比雅盖沃时代还要久远，这里曾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地方，如今这山丘及其周围地区，一直延伸到拉什科夫，都成了人迹罕见的荒原。只有

① 原文是乌克兰文。

② 原文是乌克兰文。

野兽出没其间，在此栖身繁殖。每到晚上，那些被诅咒的鬼怪便在这里围成圆圈跳起轮舞来。

队伍刚爬到山丘的一半，一直都在轻拂的微风，顿时便变成了真正的旋风。旋风环绕山丘飞旋，伴和着一种阴沉不祥的啸声。哥萨克们仿佛从这些废墟中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响声，有的像是从被挤压的胸膛里发出的沉重的叹气声，有的像是某种痛苦的呻吟声，有的像笑声，有的像悲哭，有的像是小孩的哭泣声，整个山丘仿佛一下子都活了过来，都在用各种声音呼唤着。从那些岩石后面，似乎显现出许多高大的黑色人影，各种奇形怪状的影子在山石之间无声无息地飘动着。再远一点，黑暗中亮光闪闪，宛如狼的眼睛。最后，从山丘的另一端，在那些峥嵘矗立和散落的石堆中间，还能听到一种低沉的喉音所发出的长嚎，每一声长嚎都会立即产生好几声回应。

“是狼吗？”一个年轻的哥萨克悄声问那个年老的小队长。

“不是，是吸血鬼！”小队长回答的声音更轻更细。

“啊！上帝，请发发慈悲吧！”别的哥萨克都惊恐万状地喊叫起来，他们边脱帽子边虔诚地画着十字。

马儿开始耷拉下耳朵，打起了响鼻。走在队伍前面的霍尔佩娜开始念念有词，但不知在说些什么，像是在念咒驱鬼。直到他们到达了山丘的另一端时，她才转过身来朝他们说道：

“好啦，没事了！我不得不念咒来制止他们，因为这是些饿鬼。”

她这一说，所有人的胸中全都松了一口气。包洪和霍尔佩娜重又骑马在前，刚刚还在提心吊胆，连气都不敢吐的那些哥萨克，这会儿又开始有说有笑了。每个人都谈起了自己曾经遇见过的幽灵或吸血鬼来。

“要不是霍尔佩娜，我们也许就过不来了。”有人说道。

“她是个厉害的女巫！”

“不过，我们的头目是不怕鬼的。他什么都不听，什么都不看，只一心死盯着他的那位姑娘！”

“如果碰到过我以前碰到过的那些事儿，就不会这样安生了。”老小队长答道。

“你过去遇到过什么？奥夫西乌伊老爷子！”

“有一次，我从雷门塔努夫卡骑马到胡拉伊波列去，夜里经过一座坟地旁。突然看见从坟墓里蹿出一个什么东西，一下就跳到我的马鞍上，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个小娃儿，脸色发青，没有一点血色！很显然，是鞑靼人抓他母亲当俘虏时也把他抓去了，他还来不及受洗就死了，如今阴魂不散，成了游魂野鬼。他的一双眼睛像点燃的蜡烛亮光闪闪的。他哭呀哭呀，哭个不停，后来他又从马鞍上跳到我的颈脖子上，我便立即感到我的后脑勺有什么东西在咬。啊，我的上帝！这是个吸血鬼！幸亏我在瓦拉几亚当过很长时间的步兵，那里的吸血鬼比人还多，因而我也学到了对付吸血鬼的办法。我立即跳下马来，将短剑往地上一插，喝骂道：‘叫你死！叫你短命！’这一招真灵，他哼了一声，抓住剑把，便顺着剑刃，吱溜一下便钻到苔藓地下了。我拔出短剑，在地上画了个十字，就赶紧策马离开。”

“瓦拉几亚真有那么多吸血鬼吗？老爷子！”

“每两个瓦拉几亚人死后，就有一个变成吸血鬼，而且瓦拉几亚的吸血鬼最厉害，因此人们都称它为‘布鲁科瓦基’。”

“老爷子，是魔鬼厉害，还是吸血鬼厉害？”

“魔鬼更厉害，但吸血鬼更顽固，如果你善于驾驭魔鬼，它还能为你服务哩！可吸血鬼却无法制住它，除了吸血，就没有别的什么能耐了。而且魔鬼总是当吸血鬼的头儿。”

“霍尔佩娜能不能指挥魔鬼？”

“当然能。只要她活多久就能指挥它们多久。嘿，要是她不能制服它们，我们的头儿怎会把自己的宝贝交托给她呢？要知道，吸

“小鬼是最爱吸姑娘的血的!”

“但我听说,任何鬼怪都接近不了童贞少女的灵魂,是这样的吗?”

“它们是接近不了灵魂,但能接近躯体。”

“哎呀!真可惜,这样漂亮的人儿!她的血准像奶汁一样甜美!我们的头儿知道他在巴尔城要的是什么?”

奥夫西乌伊咂了咂舌头。

“没得说的,她是个金子般的波兰姑娘!……”

“老爷子,我也很可怜她。”一个年轻的哥萨克说道,“当我们把她抬入兜篮时,她合起那双白嫩的小手,一再哀求:杀了我吧,她说,别伤害我这个不幸的人!”

“她不会有事的。”

这时,霍尔佩娜走近他们,谈话便中断了。“前面就是鞑靼谷了,哥萨克们!”女巫说道,“不过,你们不用害怕,这儿每年只有一个夜晚很吓人。魔鬼谷和我的住所就要到了。”

果然不错,很快他们便听见了狗吠声。队伍进入了峡谷口,这条峡谷与河流垂直相通。峡谷很窄,最多只能通过四匹并行的马。谷底有一道清泉,潺潺流出,在月光的辉映下变幻莫测,像条细蛇似的蜿蜒流进河中。然而随着队伍的前行,那两边的险峻而又峥嵘的石壁便随之扩展开来,构成相当宽阔的草场,它渐渐向上倾斜,两边是悬岩峭壁。峡谷中到处都是参天大树,密得透不进风来。地上尽是大树的长长的黑色树影。而在那些被月光照亮的开阔处,便能看见一些白晃晃的圆形或长条形的物体,哥萨克们认出那是人的头骨和肢骨,顿时感到毛骨悚然。他们还胆战心惊地打量着四周,不停地在胸前和额上画着十字。突然在不远处的树林里闪现出一束火光,同时蹿出一条可怕的大黑狗,目光闪闪,朝他们扑了过来,一见人马,便狂跳狂吠不止。直听到霍尔佩娜的呵斥声才稍微平静下来,开始围着这些骑者转来转去,低声地叫着,喘

着呼哧呼哧的粗气。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哥萨克们悄声说道。

“那是狗！”老奥夫西乌伊一口认定地喃喃道。

树木后面立时现出一座农舍，农舍后面是马厩，再远一点的高处，还有一座建筑物。模模糊糊，看不分明。农舍外表看起来很不错，而且很大，窗口还亮着灯光。

“这就是我的住处！”霍尔佩娜对包洪说道，“那边是座水磨房，并不用来磨粮食，但却是我给人家问卦占卜的地方，我是凭磨轮的水花来给人算命占卜的，我会给你再算一卦的。我把小姐安排在最好的房间里住。如果你想要装饰一下墙壁，那就把她移到房子的另一头去住。你们停步吧，下马！”

队伍停下了，霍尔佩娜开始喊叫：

“喂，切雷米斯！快来！切雷米斯！你听见没有？”

有个什么人拿着一枝点燃的松明走了出来，站立在农舍的前面。他把火把高高举起，一言不发地望着来人。

这是个老头，相貌奇丑，身材矮得像个真正的侏儒。他有张扁平的方脸，眼睛斜吊着，就像两道裂开的缝儿。

“你是什么鬼怪？”包洪问他。

“你别问他，他的舌头被割掉了！”女巫说道。

“你走近些。”

“你听着，也许你把小姐送到磨房那边去，要好一些。哥萨克们要在这里收拾房间，还得钉些钉子，这会把她吵醒的。”

哥萨克们下了马，开始小心地解开兜篮，包洪亲自照料这一切，态度十分关切，万分小心，他还亲自把兜篮放在头上，把她送到磨房那里去。那个矮人走在前面，举着松明照路。公爵小姐喝了女巫的安眠药汁后，一直沉睡未醒。只是在火把亮光的刺激下，她的眼皮动了一动，由于红光的映照，脸上也有了一些生气。也许姑娘正沉湎于美妙的梦中，因为就在这类似送葬的时刻，她的嘴边还

露出了甜甜的笑容。包洪凝望着她，他的心跳动得如此剧烈，仿佛要冲破肋骨从胸膛里跳了出来。“我的小宝贝，我的夜莺！”包洪低声呼叫着，声音虽低，但带有一点威胁的意味。尽管这个哥萨克头目的那张俊美的脸孔变得温柔起来，并且燃烧起强烈的爱情之火，爱情越来越强烈地控制着他，有如一个疏忽的旅人，把火苗遗忘在草原上，从而酿成了燎原烈火。

走在他旁边的霍尔佩娜说道：

“等她从睡梦中醒过来后，她就会恢复健康的。而且她的伤口会愈合，她的身体会好起来的。……”

“感谢上帝！赞美上帝！”哥萨克头目答道。

这时，哥萨克们在农舍前面开始从六匹驮马上解下六件大行囊，放进前屋，取出他们在巴尔城获得的战利品。他们在客厅里燃起了炉火。一些人不断拿来各种各样的装饰材料，另一些人就把它钉挂在板壁上。包洪不仅想给自己的小鸟营造一个安全的安乐窝，而且还要把这鸟巢布置得富丽豪华，舒舒适适，好让这只小鸟不会因为失去自由而感到难以忍受。不久他便从磨房来到这间客房，亲自监督各项工作。夜渐渐过去，皎洁的月光也慢慢从岩壁上消失，而在客房里依然响着丁丁当当的敲打钉子的声音，一间普通的房间顿时变成了豪华的卧室。最后，板壁上挂满了壁毯，地上也铺上了柔软的地毯，他们便把仍在睡梦中的公爵小姐抬进了这间新布置好的卧室，安置在柔软暖和的床上。

嗣后，一切归于宁静。在这万籁俱寂中，只是有段时间，从马厩里传出阵阵酷似牝马嘶鸣的浪笑，那是年轻的女巫同哥萨克们在干草堆里打打闹闹，放浪形骸，还和他们抚摸亲吻。

第 二 章

当公爵小姐第二天睁开双眼醒来时，太阳已高悬在天空了。

她的目光首先落在顶棚上，怔怔地望了很久，然后才环视了整个房间。此刻，刚刚恢复的神志，正在跟残留的梦境和朦胧的幻觉作斗争，她的脸上显露出惊讶和不安的神色。她这是在哪里？她是怎样来到这儿的？现在又落入了谁的手中？她是在梦中，还是已清醒？看到四周的华丽，究竟意味着什么？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在这一瞬间，巴尔城陷落的恐怖情景又活生生地重现在她的眼前。她记起了所发生的一切：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贵族、市民、神父、修女和儿童惨遭杀害。暴徒们的脸上沾满鲜血，还把死难者的冒着热气的内脏缠在自己的脖子上和脑袋上。醉汉们放肆的浪笑和喊叫，陷落的城市正处于末日的审判，最后她又想起了包洪的出现和自己的被劫持。她还记起了，在那个绝望的时刻，她是怎样倒在了她手握的刀上。一想起这些，两鬓便冒出了滚滚冷汗。很显然，那把刀是从她肩上擦过去的，因为她觉得肩头有些痛，同时她也意识到自己还活着，她的气力和身体也正在恢复。她终于又想起来，他们把她放进一个兜篮里，在里面躺了很久、很久，好像是运到什么地方去。可如今，她这是在哪里呢？莫不是她得救了，平平安安了，被人带到了一座城堡？她又一次环视了整个卧室。房间的窗户和农民的茅舍一样，又小又窄，四方形的，无法透过它去观察外面的世界，因为窗子上装的不是玻璃，而是野兽的白色薄膜。难道这真是一座农舍吗？啊，不，这不可能，因为房间内

部的豪华陈设否定了她的这种判断。在她的头顶上，并不是天花板，而是绷蒙着一幅巨大的紫红色的缎幔，上面绣有金色的星星和月亮。墙壁虽然不平滑，但却挂满了壁毯和其他装饰物。地上铺着五颜六色的地毯，真像一片盛开的鲜花。壁炉的前面蒙挂着一幅波斯壁毯，从墙壁、天花板到她的锦床绣枕，到处都是金色的流苏、绸缎、天鹅绒。白天的强烈阳光透过窗上的白膜投射到房间里，与房内的丝绒的红色、紫色和宝蓝色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霓虹般的幽暗，给人以神奇美妙的感觉。公爵小姐惊讶不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魔法的幻景，还是雅内梅手下的人，把她从哥萨克手里救了出来，然后又把她送到了公爵的某座城堡里？

姑娘合掌祈祷道：

“最最圣洁的圣母啊！请您大发慈悲，让第一张出现在这门口的脸孔，是我的保护人和朋友的脸孔。”

随后，透过厚厚的花缎门帘，远远传来刚刚能听清楚的特奥西班牙琴的幽幽琴声，伴着着琴声，有人唱起了她所熟悉的一支歌曲：

啊，爱情呀爱情，
你比病魔还要坏，
有病我还能得救，
治了病我能好起来。
可是这强烈的爱情，
却令我永远难以忘怀。

公爵小姐径自坐了起来，专心地听着，越听，她的眼睛因恐惧而睁得越来越大，然后便发出一声绝望的惨叫，随即像死人一样倒在了枕头上。

她听出了那是包洪的声音。

她的惨叫声，显然也透过客房的板壁传到了外面。因为过不

多久，厚重的门帘便被沙沙响地拉开了，哥萨克头目出现在门口。

库尔策维奇小姐用双手蒙住眼睛，她的嘴唇煞白，颤抖着，像发烧似的反复喃喃道：

“耶稣玛丽亚！耶稣玛丽亚！”

一出现就把她吓得面无人色的这个人，其实论长相，他并不令人可怕，反而是一位衣着华丽、相貌堂堂的年轻哥萨克，许多姑娘都很乐意见到他，而且往往是一见钟情，爱得发狂发痴，他长袍上的那些钻石纽扣，光华夺目，有如天上的星星。匕首和战刀也镶嵌着各色宝石，他的银色织锦长袍，配着大红的坎肩，把他浅黑的容貌衬托得倍加的英俊漂亮。此刻站在她面前的这个包洪，显得又挺拔、又端庄，黑眉如画、器宇轩昂、风度翩翩、潇洒倜傥，真的是乌克兰所有哥萨克里最出众的一位美男子。

但是他的那双眼睛却像被雾蒙住了似的，有如星星被薄云所笼罩。他非常恭顺地望着她，见她惊魂未定，便用低沉而又感伤的语调说道：

“不要怕，公爵小姐！”

“这是哪里？这是什么地方？”她从指缝里窥视着他，问道。

“这是一处安全的地方，远离战争！你完全不用害怕，我的心肝宝贝，我把你从巴尔城带到了这里，就是不让你受到别人的欺侮，不让你受到战争的威胁和伤害。哥萨克们在巴尔城没有放过任何一个人，惟有你是活着出来的。”

“阁下在这儿干什么？为什么要来折磨我？”

“我会折磨你？我敬爱的上帝！”包洪双手一摊，不住地摇着头，就像一个人受到天大的冤枉似的。

“我怕你怕得要命！”

“干什么你要怕我？只要你一声吩咐，我就绝对不会离开这房门一步。我是你的仆人，我只能坐在门槛上，只能用眼睛望着你。我对你从未有过什么歹意，一心只为你好，你为什么还这样仇恨我